

## 重大题材创作面面观

# 文学题材的价值和意义

市直 姚维荣

一个爱好文学的人,提起笔来首先考虑的无疑是“写什么”,也就是选择什么题材。初学写作的人和经历者,基本上都是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自己最熟悉、感受最深的某件事、某个人。或者说他正是对自己经历的某件事、某段生活有深切感受,才产生了创作冲动的。

近期参加“谭照楚长篇小说《中师那些事儿》研讨会”,不少发言正好涉及这个问题,也引起了我对此的认真思考。谭照楚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小学校长,对改变自己身份与命运的几年中师生活印象深刻,心念念念,进入中师后终于拿起笔来,将其化为文学作品,于是就有了这部纪实文学或曰非虚构文学的小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反映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师教育的状况,在安徽教育史、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替代的一笔。陕西文坛大腕柳青、杜鹏程、路遥、贾平凹、陈彦等的创作,从初入文坛的散文小说到长篇巨著,其题材也基本上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但是,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一个人自身的时间和精力和所见所闻总是有限的,而且并非所有经历都适宜写成文章,尤其是业余作者更是如此。写什么内容必然会逐步扩展到自己视线以外的生活内容,这就有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尤其是写作为比较大的专业、半专业作者,这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捍卫人的价值》中说:“作家不能什么都写,什么人物都写。”鲁迅也说过,人物方面有所限。在鲁迅题材和选材方面,开掘要深的话,回顾安徽文坛,恰恰在这一点上存在着很大的遗憾与不足。

从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虽然“题材决定论”有片面性,但也不能忽视题材本身对文学创作价值、艺术深度、审美价值,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比较看重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道德教化力量,以文载道的国度更是这样。对于绝大多数业余的、尚未成名的作者来说,题材的价值意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决定着你能否在文坛站稳脚跟,能达到什么档次,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

远的不用说,就以新中国建立后的当代文坛为例,就很可能说明这个问题。河南省作家李准由不出名的银行职员、业余作者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就得益于其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敏锐地反

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如何防止贫困农民卖地、富裕农民买地这个社会问题。而刚在扫盲中学学识字、写上的安康人崔桂,则由写一篇黑板报上的习作《狗又咬起来了》非常适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遂被逐级宣传文化部门重视,指导修改后发表于《解放军报》,成为闻名全国、全国的战时作家。陕西文坛大腕贾平凹、陈忠实、路遥分别获得第一、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奖的《满月儿》《信任》《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的成功,也都与其选材的独特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陈忠实发表的《西线无战事》文艺副刊上三四千字的短篇小说《信任》,描写重新上台的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寻衅打伤四清时批判父亲的贫协主席儿子,主动把儿子交给国家机关治罪,从而化解了与贫协主席之间的矛盾,也为其他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做出了榜样。这篇小说为什么能从全国当时每年上万篇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敏锐地揭示了干群之间、群众之间齐心协力奔四化的主题。

但是,安康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缺乏应有的敏锐眼光,没有发现和重视本土的题材富矿,反而让域外作者一次次地抱走了我们的金娃娃。

安康地处秦头楚尾,历史错综复杂,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学素材。远的不说,近几十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不少。如安康解放既有牛蹄岭血战,又有地下党与自卫团的秘密谈判,这就是文戏武戏交融的好题材;新中国成立后,安康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也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历程。还有大灾后的重建家园,改革开放后从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到群众衣食住行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十八大后农村脱贫攻坚等,都是含金量很高,颇具文学、史学价值的好素材。但遗憾的是,这些都没有引起我们作家的充分重视,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尤其是 1983 年的汉江特大洪灾,迄今三十多年过去,安康专业、半专业作家除了偶有几篇普通的散文、短篇小说外,未见有力度和深度的作品。倒是让相邻的达县作者杨贵云借此火了一把。这位 1981 年才开始业余创作的工人作者,在安康大洪水灾,敏锐地意识到其难得的文学素材价值,也即人们常说的“国家不幸诗人幸”。于是,自费来

到安康调查、走访,随后相继写出中篇小说《汉江,记住这个夜晚》和《陕南的天,中国的天》,相继在《长江文艺》《中篇小说选刊》发表,继是火了一把,不久后即加入中国作协。其实,这两部中篇小说在文本上存在着很大的硬伤,那就是真实的时间地点但却完全虚构的事件过程,但由作者,可以说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不熟悉安康和这次洪灾具体情况的读者为之叫好,而我们安康人看了会觉得“这写的究竟是不是安康城市面貌,是不是 7 月 31 日发生的洪灾”。另一个写安康水灾的是西安作家安谷。他于 1985 年首次水灾来安康调查,搜集资料,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安康城沉浮记》,随后发表于《报告文学》杂志 1987 年第 8 期。2014 年,他再次应安康市文广局邀请,写出长篇纪实《安康大洪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城沉浮记》我没读过,而《安康大洪水》由于市图书馆在周末读书会组织阅读讨论,细读后觉得虽然史料丰富,但由于作者对水灾既未亲历,又没有广泛深入地采访当事人,所以具体场景写的比较虚。安康本土作者较详细地正面写这次大洪灾的,一是水利局干部陈唐斌的长篇小说《水欲》,另一位是小学女教师胡洪彬的中篇纪实《水漫金州》。我很佩服这两位纯粹的业余作者的勇气与魄力,这两部作品也各有所长,但囿于时间和精力与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自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不足,难有大的影响力,实在令人惋惜。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手机的普及,信息化社会以迅雷不急掩耳的速度对传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安康文学界虽然不断有新人新作涌现,但影响力却不大,也就是在红火热闹中还是缺少有深度有震撼力有更大影响的扛鼎之作,也即文坛内外关注文学的人所说的“有高原而无高峰”。其实,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是安康文学的老问题。2004 年我在《安康当代文学史》的总述中曾写道:“安康文学创作思想艺术水平的局限,有着多方面复杂的原因。其一是人文地理传统的影响。安康独特的山水景观和多种文化形态互相交融形成的山地文化氛围在历史上曾陶冶出‘三刘’和董詠、张补山等有影响的散文诗词名家,但却鲜有境界高远、气魄雄浑的叙事大家;这种文化传统不能对今天的作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作家

艺术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地理人文条件只是因素之一,作家个人主观上的艺术追求也起着主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起看,就以解释同样出生于江南水乡的鲁迅、茅盾、巴金,何以写出了那么多深沉厚重之作的原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安康作家似乎有些太拘泥于本地区传统文化格调的制约与影响,满足于用秀丽纤巧的彩笔写出一些描山绣水的诗歌散文,但由作者,可以说小说不像小说,纪实不像纪实。不熟悉安康和这次洪灾具体情况的读者为之叫好,而我们安康人看了会觉得“这写的究竟是不是安康城市面貌,是不是 7 月 31 日发生的洪灾”。另一个写安康水灾的是西安作家安谷。他于 1985 年首次水灾来安康调查,搜集资料,完成了十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安康城沉浮记》,随后发表于《报告文学》杂志 1987 年第 8 期。2014 年,他再次应安康市文广局邀请,写出长篇纪实《安康大洪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安康城沉浮记》我没读过,而《安康大洪水》由于市图书馆在周末读书会组织阅读讨论,细读后觉得虽然史料丰富,但由于作者对水灾既未亲历,又没有广泛深入地采访当事人,所以具体场景写的比较虚。安康本土作者较详细地正面写这次大洪灾的,一是水利局干部陈唐斌的长篇小说《水欲》,另一位是小学女教师胡洪彬的中篇纪实《水漫金州》。我很佩服这两位纯粹的业余作者的勇气与魄力,这两部作品也各有所长,但囿于时间和精力与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自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不足,难有大的影响力和档次。

省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肖云儒先生在当年在为《安康当代文学》写的序言在《安康当代文学》的一块亮色》结尾满怀期待地说:“安康地处汉水文化地带、长江文化系,这使它和总体上处于黄河、黄土地文化的陕西和西北明显地区别开来。有独特文化背景的文坛,终究会有个性的文学。安康作为秦地楚天的文化走廊,它的文化是多维交汇的。有多维文化背景的文坛,色彩必定丰富,内质也会具有张力和韧性。安康的当代文学已经这样特色地走过来了,还会更自觉地这样走下去。安康文学正在以自己独有的质地进入到陕西和西部的文学地图之中,让人愈来愈不可小觑。我在山的那边,遥致衷心的祝愿!”

希望肖云儒先生的这番殷切希望在我们众多作者的一致努力下,能够尽快变成现实。

## 中国作协启动两大文学计划 助推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

新华社长沙 8 月 1 日电(记者 张格 阮周周)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中国作家协会在湖南省益阳市举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系列活动,旨在充分发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益阳市清溪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故乡。20 世纪 50 年代,周立波从北京归来,以家乡为原型,创作了反映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8 月 1 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清溪村启动,这是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行动,第一阶段自 2022 年开始,共 5 年,由作家出版社具体承办。启动阶段主要通过全国性稿件征集和中国作协各部门专家推荐、遴选和文件征集和中国作协各省市专家推荐、遴选和文件征集等方式,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反映中国农村深刻变革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于 7 月 31 日启动。该计划由中国作协牵头,主要对以长篇小说为主的优质选题提供支持,目标是立足新发展阶段,创新文学发展理念,广泛搭建平台,整合文学创作、生产、传播、转化各环节的中坚力量,依托全国重点文艺出版社、重点文学期刊等,从作家创作、编辑出版、宣传推广、成果转化、对外译介等方面统筹协调,形成联动机制,推动文学精品传播、转化,彰显新时代文学的价值。

在湖南期间,中国作协召开了第十届主席团第二次会议;组织作家前往“精准扶贫”首倡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参观学习、调研采访;在十八洞村和清溪村举行了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授牌仪式。



新华社记者 陈思深 摄

## 我的散文观——散文创作大家谈

# 散文是“情种”的艺术

石泉 戴新成

散文创作是安康文学的拳头产品,写散文能创作的作者超过千人,但不客气地说,散文的佳作有筋骨、有温度、有力度,打动人的上乘之作却不多。有的作品,简单地重复他人和自我,空话套话,矫揉造作,离人而远,远离了人间烟火,人们不喜欢阅读。

学写散文,不要动不动就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意境优美,把自己的写作天地圈得死死的。散文包括记叙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都必须有作者的情感感染,映照作者自我的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散文只能抒情。散文是一种内外兼具的文体,其内向性与偏重抒情的诗歌相通,其外向性又与偏重客观描述的纪实文学接近。打开中外散文史,优秀的抒情篇章不少,但侧重记叙、议论的篇章更多。如果把视野打开,写作的天地就更开阔了。如一味滞留在内心世界里浅吟低唱,很容易带来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弊病,也难免有枯竭贫乏的时候。

散文可以是美文,也不一定是美文。美文,既是对散文的最高审美评价,也是散文的极致。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美文”有了错误的理解,以为优美的意境、漂亮的文辞才称得上“美文”,往往沉迷花好月圆、江澄水碧、描金绣玉之美,称道意境美、色彩美、画面美、曲线美、婉曲美……跳不出细水微澜、曲径通幽、静穆祥和的格局。这种偏狭的美文致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风格也变得很柔弱,许多散文柔而无骨,甜而腻味,除了散所理解的优美、甜美,时代与个人的冲撞、新潮与旧我的矛盾,传统与创新的纠葛,献身欲望与进退荣辱的困扰,热腾腾的尘世万象更迭也是一种美;清静辽阔的尘世万象,质朴自然的文字也是一种美!大可不必受狭隘“美文”的拘囿。

散文就是以真诚的心,抒写自己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它最真切、最可言说的,便是日常生活的常态和变异,并从它的常态和变异中看到时代的折

光和社会的影像。如果把生活比作大海,那么散文更多时候是一个贝壳中的一个浪花,一条水草,一个贝壳,甚至于一滴水。它取的是零星、碎散的题材,从零星、碎散去折射时代的风貌,体味生活的滋味;于细微之处见精神,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智慧的启迪。

散文尚真忌伪,排斥虚饰,所写多为真人、真事、真景、真物、真情。散文之所以在诗歌、小说、戏剧之外有其存在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可替代的真实生活,给人启迪与滋养。

它记人记事,大多真有其人其事,它记物写景状物,必须切时切境不能作假。抒情散文有时也借托虚拟的景物来抒情,但其情一定真实,绝无矫饰。散文内容的真实性,是散文产生特殊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真实性”,使它充盈着一种真实的感染力,否则,就会失去它应有的魅力。

去年我写的登在《安康日报》的散文《父亲》中几段文字:

“当我看到这块土地时,父亲已经开辟出了大约三分地的规模,锄头铁铲,用厨房垃圾做肥料,土壤是疏松的,敲得细碎,黑褐色的土壤,我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力量和生机。这块土地被父亲划分有序,大蒜韭菜葱辣椒茄子西红柿,这里就是一个微型的乡村菜园子。父亲用手指着不远处,还有菜园子藏在其间。父亲说,那是另外一个老人的成果,他们,成为城市里的新农民。”

“事实上,这些菜地是不可能城市的空间存活得太久。城市拒绝与乡村挨在一起,乡村有乡村的自由,城市有着城市的法则,城市的空地,点缀的是奇花异草,是水泥与石板,父亲和老人开辟的菜园子,最终在推土机巨大的轰鸣中化为乌有。稍后,野草和花木陆续占领这里,在这些花木身下,是死去或还没有死去的蔬菜尸体,陪他们埋葬的还有老人们的乡土情结。”

“河岸边空地之梦的破灭,再次打

击着父亲,父亲的劳作终将是一场空。城市正在推土机的轰鸣里,以风卷残云般的方式,吞噬着大片的村庄、土地、树木,还有漫天的野草。大片大片的庄稼,在水泥和钢筋的压制下,埋入泥土深处,终究没有钻出地面的机会,在泥土的上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厦,这是父亲极难过的。父亲常走过工地林立脚手架,看着那些蚂蚁般的人群,戴着头灯日夜劳作,拔节的楼群对这个城市,父亲为之悲哀。父亲想象不出,如果有一天,大地上到处高楼大厦,那么,那些庄稼牛羊野草和依靠野生生存的人群,哪里去安生呢?他居然来到一个新建的工地里,用手拍打着刚刚砌成的墙体,旁若无人地流出了眼泪。”

“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向前的,没有人可以阻止它的前行。而在农村人看来,大地孕育了一切,没有厂矿企业商厦,人可以活着,要是没有地种,大地上没有庄稼,人吃什么呢?机器不可能生产粮食吧?这个困惑一直困扰父亲的内心。”……

这几段文字,朴实无华,读后给我们深深地留下了具有朴素情怀的慈厚父亲的形象,引人深思:“大地都修成了房子,往后我们吃啥?不可能机器生产粮食吧!”但如果告诉你,这篇散文中的父亲是我编的,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你的感觉又如何呢?

散文之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性,又不同于新闻的真实性,作者执笔行文总是浸透着自己的个性与情感。散文是一种最需要真情真性的文体,散文中时时有一个“自我”在,它抒发的,是“自我”的真情,映照的是“真我”的风采,显示的是“真我”眼中的世界或人生。但散文的自我、真我,不是画地为牢私欲泛滥的自我,而是披着时代风尘走入生活深处的“真我”“自我”。这样的“真我”“自我”,应该有着美好的人格修养,能体悟和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能成为伴随读者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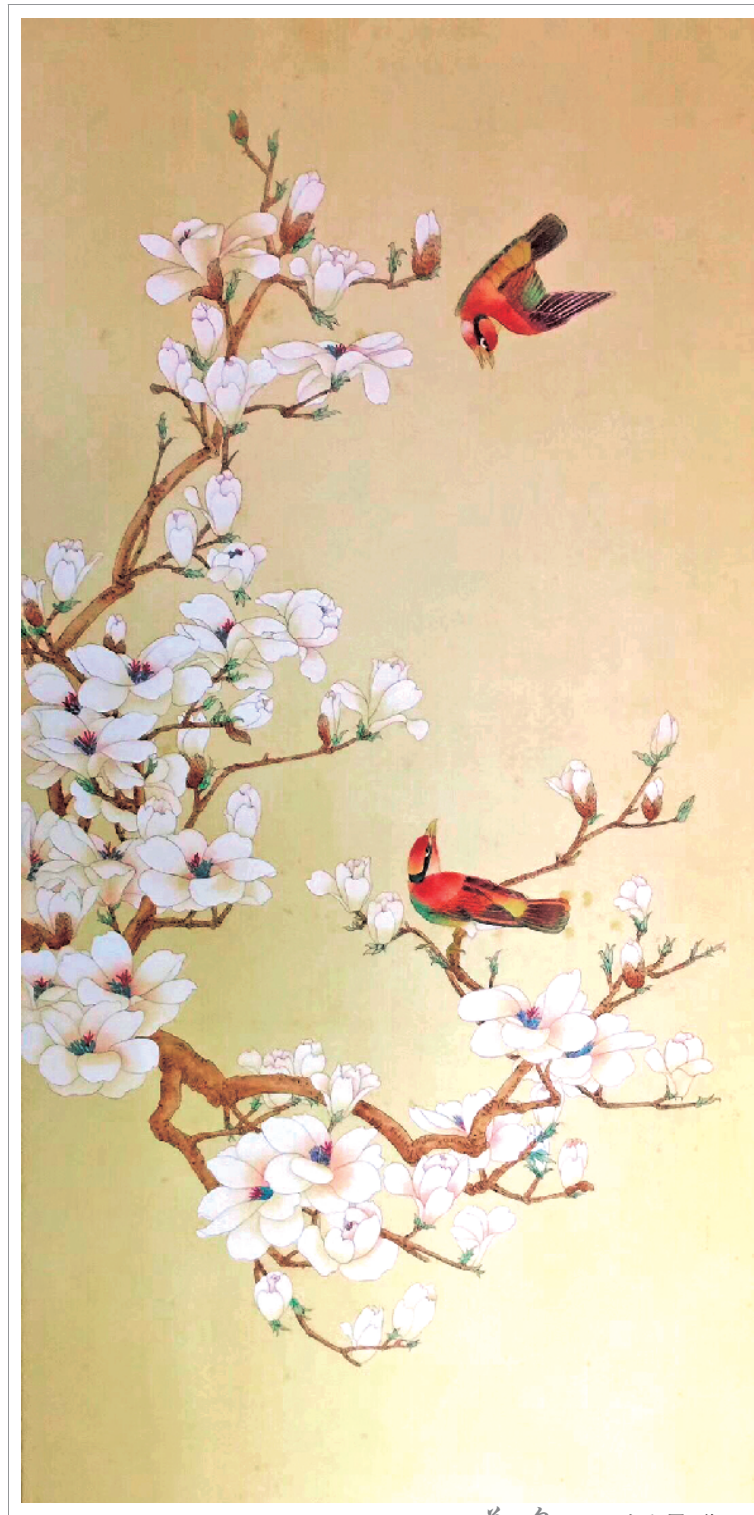
的人生伴侣和诤友。散文是真情真性的自由自在的叙述和写作的抒发。

散文不论叙写何种客观事物,必有真我的情思一以贯之。尽管在表现上有深浅强弱隐显的差别,却绝无枯竭干涩的时候。看看那些古今传诵的名篇,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韩愈的《进学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前赤壁赋》、鲁迅的《秋夜》、朱自清的《背影》、老舍的《想北平》、巴金的《爱情的灯光》等等,它们感人的内核,无不是真情饱满,顾盼有神,突出地显示了自我的人格,“我”眼中的世界或人生。

有人说散文是“情种”的艺术,可谓一语道破,说到了散文艺术特质的要义上。散文是一种重在抒发作家自己所见所闻所感、零星细节报告读者,同时也将自己的真情实感熔铸于其中。读鲁迅的散文,至今能感到一颗坚韧战斗、痛苦求索、忧愤深广的心;读徐志摩的散文,作者那天真、坦率的个性宛如就在眼前;读朱自清的散文,我们随时能感受作者的善良、纯正、沉思和隐忧;读梁遇春散文,分明又可以看见一位穿着生丝,却不悲观厌世的青年在倾诉着他人生的种种奇思妙想。

由于散文写真,它一般是取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叙写内容、抒发感情,而且这“我”就是作者自己,作者个人品第的高下直接影响散文品第的高下。第一人称的选择,不仅是为了行文方便,主要的还是为了更好地造成内容真实、感情真诚的效果,为以真实、真诚为准的文体,产生隔靴搔痒的弊病。

文化纵横



花鸟 陈宝霞 作